

静静的平江

——写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

□张鑫敏 曾晶



秀美长冈 钟文达 作

黄忠仁家的院子,就在长冈村的东南角。大门正对着他父亲住过的老宅,再往前,便是静静流淌的平江。平江像一只温柔的臂弯,把长冈村环抱在怀里;又像甘乳,滋养着一代代长冈儿女。

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,游客络绎不绝,到长冈村追寻革命英雄的足迹。94岁的黄忠仁捧着父亲的革命烈士证,时常向人们讲起那段往事:92年前,他的父亲黄芳瑞和80多名长冈村青年,喝下最后一口平江水,踏上漫漫长征路。

远征 | 从平江到金沙江

乌江天险重飞渡,兵临贵阳逼昆明。1935年4月,中央红军佯攻贵阳,调出滇军,随即直插云南,进入山高谷深、道路崎岖的滇东、滇北一带。5月初,进抵金沙江。

战斗中,红一军团司号员王必永右臂被子弹打穿,再也无法吹响他的冲锋号,被部队安排就地隐蔽养伤。部队临行前,他找到红五军团战友黄芳瑞。他们都来自江西赣州兴国县的一个小山村——长冈村,从小一起长大,一起参加革命,在无数次枪林弹雨中并肩战斗了5年。

“我跟不上部队了,可能以后也打不了仗了。”王必永说。看着一时语塞的黄芳瑞,王必永接着说:“等伤好些了,我要回家。你想家吗?想孩子吗?想不想回去?”

黄芳瑞沉思片刻,摇了摇头:“我身上保管着重要文件和财物,不能走。”

……………

皎洁的月光穿透密林,洒在两张年轻的脸上。在奔流不息的金沙江边,他们想起千里之外的平江,想起家中的亲人,低声说着家乡旧事,一夜未眠。

5年前,即1930年春,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兴国县,分兵发动群众,开展土地革命和“扩红”宣传。红军宣传员深入各村召开群众大会,书写标语、散发布告,向贫苦农民宣讲红军的主张。很快,这支红军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赞誉。大家知道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,是替穷人打仗的”,当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参军。据兴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档案资料记载,那一年,长冈村有50名青年参加红军,年龄最小的16岁,最大的39岁。黄芳瑞、王必永参军不久,就遭国民党军队的连续“围剿”,面临艰难的生命考验,但他们士气不减,跟随红军不断赢得反“围剿”胜利。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,黄芳瑞因作战机警勇敢,被调入红五军团担任管理员,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,负责保管重要文件和财物。王必永因身材瘦小,在红一军团担任司号员。然而,从1933年秋开始”,战场形势持续恶化,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,红军伤亡日渐增多。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,被迫开始战略转移。10月7日和17日,红一军团、红五军团先后从兴国战场撤离,向于都集结,黄芳瑞和王必永分别跟随部队踏上远征之路。

从于都河到湘江,从赤水河到金沙江,王必永所在的红一军团始终冲在最前,黄芳瑞所在的红五军团担负殿后任务。1935年4月,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境内时,还活着的长冈籍战士已经不多。但必胜的信念始终支撑着黄芳瑞和王必永,一路走过无数次生死考验。

临别之际,黄芳瑞握着王必永的手,说:“你要是回去了,帮我给建兰带句话,叫她安心抚养孩子,一定要等我回来。”

守望 | 一定会活着回来

在长冈村,黄芳瑞有一个温暖的小家。1932年,妻子刘建兰生下了儿子黄忠仁。就在儿子出生的第七十二天,黄芳瑞随部队离开了长冈村。刘建兰独自带着幼子辛苦度日,日夜盼望丈夫回来。

那几年,刘建兰等到的几乎都是好消息。1934年10月初,红五军团在临近的合富村短暂休整,黄芳瑞经部队批准回家探亲。一家三口挤在狭小的老屋中,度过了最珍贵的两天。村里人听说他回来,第二天特意杀了猪准备欢迎,可还没等吃上猪肉,黄芳瑞就接到紧急命令返回了部队。第三天,天刚亮,刘建兰带着孩子拎着猪肉,步行十多公里赶到合富村。刚到合富村,就得知部队开往杰村方向。刘建兰又马不停蹄赶往二十多公里外的杰村。到了杰村,当地村民又告诉她部队已经开往于都方向。在黄昏的余晖下,刘建兰牵着儿子的手,远远地望着于都方向,抹了抹泪水。

她不知道的是,这匆匆一别就是永别。

1936年农历正月,长冈村没有往年的喜庆。近一年多来,村里不断传来儿子、丈夫、兄弟牺牲的消息。仅湘江一役,长冈村就有59名青年长眠于湘江两岸。有的听说亲人牺牲却不愿相信,有的一直苦苦等待却杳无音信。不久,拖着伤臂、沿路乞讨的王必永终于回到长冈村。他找到刘建兰,第一句话就是:“黄芳瑞还活着,我在云南见到了他。”刘建兰紧紧抱着儿子,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从此,她更加坚信丈夫一定会活着回来,并到处打听丈夫的消息。只要有有人来村里,或是有失散红军回来,她就不停地追问。

春去秋来,寒来暑往,支撑刘建兰活下去的,

传承 | 红色血脉生生不息

长冈村是兴国县的一个小山村。这里的土地多为山坡丘陵,覆盖着紫色页岩风化形成的土壤,呈现天然的暗红色,让人不由得想起,这是一方被先烈鲜血浸染过的红色故土。苏区时期,作为“苏区模范乡”长冈乡政府的驻地,长冈村在“扩红”支前、推销公债、借谷筹粮等方面的工作表现突出,青年也纷纷参加红军。据兴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统计,这个当年总人口只有五百多人的小村庄,仅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172人。1933年11月,毛泽东在这里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,写下了著名的《长冈乡调查》,称赞长冈乡的工作为“苏维埃工作的模范”。1934年1月,在“二苏大会”上,他又号召“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,几十个兴国县”。

九十多年来,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这块光荣的 red 土地。2012年6月28日,《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出台实施,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,39个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分别对口支援赣州各县(市、区)。2019年5月20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赣州考察时强调:“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,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,不能忘记革命先辈、革命先烈,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。”十多年来,赣南老区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最快、城乡面貌变化最大、老百姓受益最多的时期。

2020年以来,长冈村先后被中央组织部、财政部列为全国第一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村,被江西省委、省政府列为“十四五”省定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、第一批省级红色名村,得到党委、政府在资金、项目等方面的大力支持。赣州军分区、赣州市委宣传部分别从2014年和2021年开始,连续多年定点帮扶长冈村,累计争取和投入各类资金2200余万元,倾力推动当地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增收致富。长冈村民获得感、幸福感持续提升,更加坚定不移地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。

一代代长冈人把这份感恩之心化为奋进之

始终是丈夫的那句嘱托:“安心抚养孩子,一定要等我回来。”别人劝她改嫁,她不听。她独自扛起家庭重担,省吃俭用供儿子读私塾、上中学、考进宁都师范学校。刘建兰脑海中也无数次浮现这样的场景: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,丈夫黄芳瑞轻轻推开房门,平静地喊她的名字,“建兰,我回来了……”

1951年夏,消息终于来了——不是黄芳瑞活着的消息,而是一张《光荣纪念证》。上面的信息很简单:“查黄芳瑞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”。刘建兰不愿相信。1982年,当地干部又送来民政部颁发的《革命烈士证明书》,证书上清晰地记载:“黄芳瑞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”“牺牲时间地点:1935年,在长征途中”。原来,1936年她听到丈夫还活着的消息时,黄芳瑞早已牺牲。至于他倒在了云南的哪一处山岭,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找到确切记载。

漫漫征途中,黄芳瑞所在的红五军团负责全军殿后任务,常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。1935年5月,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抢渡金沙江,红五军团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守石板河阵地九天九夜。军团长董振堂下令:“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,没有命令绝不撤离,保证主力安全过江。”全军以血肉之躯死守不退,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
2011年,等候丈夫77载的刘建兰走了,享年100岁。刘建兰用一辈子的守望,坚守了一份信念——丈夫定会回来,革命终将胜利。丈夫黄芳瑞以生命赴使命,践行了一个信仰——对党忠诚,不负重托。这77年的等待与长征路上的每一步,都是关于信念与信仰最朴素的表达。

力,把红色基因写进了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。近年来,长冈村大力传承英烈精神、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,推行新时代党员干部“十带头”,不断拓宽兴业富民路径,形成了稻虾基地、光伏发电基地、仓储物流基地等主导产业,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51万元。做旺红色文旅产业,精心打造以长冈乡调查纪念馆为中心的“一馆三址五点”红色教培研学线路,每年吸引5000多批次党员干部、青年学子以及各地游客参观研学。今天的长冈村,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全省3A级乡村旅游点、红色教育研学精品点以及乡村振兴示范村,正大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硝烟散尽,山河已新。这一切,黄忠仁都看在眼里。年过九旬的他,脑海中时常想象父亲的模样——穿着红军服、戴着红军帽,那么高大,那么年轻……1954年从宁都师范学校毕业后,黄忠仁在兴国列宁学校执教整整30年。他与同村曹桂华烈士的女儿结为夫妻,养育了4个儿子、4个女儿,如今一家四世同堂。可黄忠仁心里一直有个愿望——带全家人去云南,看看父亲牺牲的地方。他想亲自告诉父亲:母亲用一辈子完成了您的嘱托,您的4个孙子都在老宅前建起了小洋房,3个曾孙考上了大学,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,要是您还在,该多好啊。

革命英雄的身影已经远去,但他们的故事一代一代流传下来,红色血脉已深深融入这块土地。黄芳瑞的家人等到了音讯,可还有很多英烈家庭,至今没有等到。2026年,赣州市发起寻找“北上无音讯”长征英烈公益行动,面向全网征集长征英烈信息,大渡河勇士曾先吉、四渡赤水烈士王喜期、青杠坡烈士曾宪裕……更多英烈的名字被寻回,他们的故事被传颂,革命精神薪火相传。

金秋的长冈,千重稻浪浪漫沃野,鳞次栉比的小洋房掩映其间。平江依旧静静流淌,两岸却已换了人间——英烈以热血托举的家国理想,今朝已变成现实。这片 red 土地上洋溢的每一分幸福,都是献给他们最深情的告慰。

千里奔赴走湘江

□肖兆生

9月中旬接到一个电话,我高兴得连声说“好”。电话是宁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打来的,说县里准备组织有关人员赴广西兴安,纪念在这里渡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宁都籍红军烈士,我作为老红军后代的代表,受邀一同前往。

说来也巧,去年9月中旬,我们三姐弟自驾走了一次长征路。那次西行穿越湖南中部,第一站抵达贵州遵义,唯独漏掉了红军长征中最为悲壮的湘江战役纪念地。这次有幸随同前往,正好弥补了上次的缺憾。

9月29日一早,我们一行乘坐一辆中巴,驶上泉南高速,一路西行,太阳西斜时进入广西桂北境内。坐着便捷舒适的现代交通工具,走过当年父辈走过的路,不是亲历者,实难感受当年红军冒着枪林弹雨,翻山越岭,涉水蹚河,冲破一道道封锁线的壮举。

1934年10月,8.6万中央红军从四面八方集结于都河畔,踏上了漫漫长征路。红军沿途先后突破了信丰桃江,广东仁化、城口,湖南郴县、宜章三道封锁线,经过四十多天的艰难跋涉和无数次大小战斗,终于以“搬家式行军”抵达广西兴安、全州境内。而此时的蒋介石,正调集中央军、湘军、桂军、粤军几十万兵力,欲将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。湘江,已然成为红军的生死关口。

傍晚时分,家住桂林全州、兴安两县的四位宁都籍失散红军后代,来到我们下榻的酒店会合。餐厅见面时,大家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,分外亲切。他们特意带来了当地的擂茶,众人围桌而坐,边喝边聊。他们的父辈从赣南长征到广西,湘江战役中或负伤,或被打散,没能跟上大部队过江,便流落在湘江东岸,历尽磨难,在当地落脚娶妻成家。前些年在桂北、赣南两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,他们回到宁都寻根认亲,终于圆了几代人的夙愿。

次日早饭后,我们前往三公里外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。园区很大,纪念馆、纪念碑、雕像群错落有致,庄严肃穆。纪念馆左后侧有一座雕塑,雕塑是中共宁都县委、宁都县人民政府敬立的,正面刻着“湘江战役牺牲宁都籍烈士永垂不朽”,背面刻有宁都籍红军参加长征及湘江战役牺牲的简介。四周苍松翠柏,众人向烈士敬献花篮。随后,我们又到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雕像前敬献鲜花。该雕像由中共赣州市委、赣州市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敬立,由兴国模范师、少共国际师等元素构成,彰显了赣南苏区军民不畏牺牲的大无畏精神。

驱车几十分钟,我们又来到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渡江的界首渡口。当年我父亲也是从这里渡过湘江,进入贵州的。参观完“红军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指挥部旧址”,我走上浮桥,临江眺望。湘江北去,昔日鏖战的渡口,如今江水平缓,大桥飞架。江风吹过,心潮起伏,九十多年前的湘江血战,仿佛就在眼前。

1934年11月27日,为保证中央机关、军委纵队渡过湘江,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在大坪渡过湘江,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间的渡江点,架设浮桥;红三军团随后接防界首渡口。此时敌军重兵合围,脚山铺、新圩、光华铺三处阻击战陆续打响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和飞机大炮的高密度火力,红军苦战五昼夜,阵地几度易手,伤亡惨重。由于红一、红三军团及殿后的红五军团死守硬拼,为大部队过江争取了时间,12月1日下午终于渡过湘江。湘江渡口阵地被敌军占领后,殿后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阻滞在湘江东岸,未能过江,奋战数日,终因寡不敌众,被敌人分割围歼,全师几近覆没。师长陈树湘“断肠明志”,壮烈牺牲。

湘江血战,红军从8.6万锐减至3万余人。“三年不饮湘江水,十年不食湘江鱼”的民谣,当地人至今记忆犹新。据宁都县史料记载,苏区时期该县有5.6万人参加红军,有姓名可考的烈士1.6万人,其中,长征途中牺牲的烈士有10918人,而仅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就有3193人。

数字是冰冷的,名字却是滚烫的。长征初期的湘江一战,三千多宁都籍红军战士,倒在湘江岸边,永远长眠在桂北这片土地上。

赣南——桂北。
梅江——湘江。

相距千里,一个是长征出发地,一个是突破封锁生死地;一个是苏区反“围剿”主战场,一个是湘江战役阻击地。一个是军民同仇敌忾,演绎了游击战的经典;一个是八万多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,谱写了勇于突破、勇于牺牲、勇于胜利的壮歌!

一草一木一忠魂,一山一石一丰碑。绝境不屈,向死而生,这就是苏区精神、长征精神最厚重的底色!硝烟散去,烽火已远,九十多年后的今天,务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指出的“困难再大,想想红军长征,想想湘江战役”的教诲,在新长征中精准发力,勇毅前行。

突破,在这片红土地上

□王历瑞

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,我来到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。

汽车在乡村公路上奔驰,驶入新田镇境内时,迎面扑来的是一片绿——远山近峦,似翠浪奔涌;公路两旁的松杉林带与脐橙风景带交相辉映。这是一块被战火淬炼过的红土地,如今含翠流丹,雄姿勃发。

我站在百石战斗旧址上。战壕还在,蜿蜒于山脊之间,像一道沉默的疤痕。我俯身抓起一把泥土,土是红的,很红,缝指间却似乎有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在往下坠。

1934年10月,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兵力,布下四道封锁线,妄图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江西境内。第一道封锁线,就设在这里,由陈济棠、余汉谋所部粤军和地方反动武装防守。

那天清晨,红军先头部队刚翻过一道山脊,对面碉堡里的机枪就响了。子弹打在石头上,溅起一串火星。战士们迅速散开,借着山石和灌木的掩护,一步一步往上爬。有人倒下,旁边的人顾不上看一眼,继续往前。红四师第十团集中火力发起冲锋,抢占制高点碉堡,架起机枪向敌人扫射。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,越过铁丝网,翻过深壕沟,向敌人碉堡冲击。守敌弃堡逃命,躲进“万人祠”堡垒。驻扎在金鸡村的粤军一个营企图增援,红四师第十一团呐喊着发起冲锋,敌人面对潮水般的红军,吓得弃枪而逃。龟缩在“万人祠”里的信丰“铲共团”常备二中队成了瓮中之鳖。红军喊话宣传,敌顽死守,拒不投降。红军只得用炮火将碉堡摧毁,全歼顽敌200余人,活捉了敌中队队长何德洋。但不幸的是,正在指挥作战的红四师师长洪超,被一颗流弹击中,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

洪超,是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。他倒下的时候,才25岁。他的名字留在了史册上,还有更多红军战士,在战斗中英勇牺牲,没有留下姓名。他们倒在了这片红土地上,和泥土融为一体。

从21日到25日,5天时间里,经过新田、金鸡、古陂、石背、安西等地十多次战斗,红军终于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。后来,陆定一在《长征歌》中追述了这场战斗:“十月里来秋风凉,中央红军远征忙。星夜渡过于都河,古陂新田打胜仗。”

诗篇犹在,战场已换。我站在战壕边,放眼远眺。这片昔日缺水、少林、低产、水土流失严重的丘陵地带,如今出现了一座山头一口池,一片果园一幢房,一池沼气一栏猪”的生态发展模式。脐橙园里景色如画,涌动着迷人的绿,散发着醉人的香。

“昔日封锁线,今朝脐橙香。”望着眼前这片脐橙园,我不禁想起几十年前信丰人种下的赣南第一批脐橙。如今,信丰脐橙种植面积积近28.5万亩,年产量28.6万吨,产业总产值超70亿元,10万果农走上了甜蜜的致富路。

这种敢闯敢试的劲头,不只长在果园里。近年来,在信丰高新区,景旺、大族数控等35家上市企业相继落户、扎根。曾经被封锁线切割的土地上,如今流水线跑的是绿色PCB板,全省首个PCB产业绿色发展标准,就是在这里主导制定的。从种下第一批脐橙,到拿下全省首个PCB产业绿色发展标准,信丰把“敢突破”三个字,从战场写到了车间。

抚今追昔,感慨万千。洪超牺牲时,大概来不及想,这片土地会变成什么样。他当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——必须突破封锁线。今天,在他倒下的地方,脐橙树已经成片成林。秋天一到,橙子挂满枝头。

我站在战壕边,天色将晚。远处的脐橙园隐入暮色,风里还带着橙叶的涩香。战壕躺在山脊上,沉默如初,但它见证过的那股劲,已经长成了漫山遍野的树,结出了漫山遍野的果。

历史让人回味,未来令人神往。站在新的起点,这片红土地上的突破,还在继续。这股劲,在每一棵脐橙树的年轮里,在每一个信丰人的不懈奋斗里。